

韩石山◎编

徐志摩



散文全编

下

*A Collection of Prose
of Xu Zhimo*

天津人民出版社

韩石山
◎ 编

徐志摩



散文全编

下

A Collection of

of

uno

天津人民出版社



目 录

一九二六年 (续)	625
结束闲话，结束废话！	625
附：李四光致徐志摩信	
伤双栝老人	628
志谢	631
志歉	632
《一封情书》按语	633
附：林宗孟《一封情书》	
《神经病院中的喻森》按语	637
附一：月拉《神经病院中的喻森》	
附二：江绍原按语	
《今日的国学研究者的自白》按语	641
编者代注	642
《长城之神》按语	643
《三月十二日深夜大沽口外》订误	644
饶孟侃诗改句	645
自剖	646
诗刊弁言	651
再剖	654
请注意	658
“这是风刮的”	659
《昭君出塞》订误	661
《关于“林宗孟先生的情书”》附识	662



附：顾颉刚《关于“林宗孟先生的情书”》	
想飞	664
一点点子契诃甫	668
《我的读诗会》附识	672
附：朱湘《我的读诗会》	
《朱湘启事》订误	674
契诃甫的零星	675
关于朱湘读诗会的声明	676
《关于〈说有这么一回事〉的信并一点小事》附识	677
附：素心《关于〈说有这么一回事〉的信并一点小事》	
罗素与幼稚教育	680
再谈管孩子	687
《关于翻译来函》附记	691
附：霁秋《关于翻译来函》	
关于《罗素与幼稚教育》质疑的答问	693
《狂喜之后》作者订误	697
厌世的哈提	698
《随便谈谈译诗与做诗》附记	705
附：天心《随便谈谈译诗与做诗》	
我们病了怎么办	708
附：梁仲策《病院笔记》	
《我的病与协和医院》附记	713
附：梁启超《我的病与协和医院》	
《江绍原先生来函》附言	716
附：江绍原先生来函（部分）	
小启一则	717
《诗刊》放假	718
《剧刊》始业	721
《落叶》序	724
话	726
海滩上种花	734
《今日俞平伯》按语	739
启事两则	740



南行杂记	741
《落叶》广告语	748
《自由意志与因果关系的关系》按语	749
更正	751
天目山中笔记	752
订误与说明	756
求医	757
《一个态度》的按语	761
附一：张慰慈按语	
附二：胡适旅苏信件摘录	
一个启事	767
托尔斯泰论剧一节（附论“文艺复兴”）	768
关于党化教育的讨论——答张象鼎先生	771
附：张象鼎致徐志摩的信	
《剧刊》终期	778
附：余上沅《〈剧刊〉终期》后半部分	
《几则启事》之一	782
附：《几则启事》其余部分	
志摩启事	783
一九二七年	784
徐志摩寻人	784
给陆小曼的信——《巴黎的鳞爪》代序	786
《翡冷翠的一夜》序	787
海粟的画	788
年终便话	790
一九二八年	794
《新月》的态度	794
汤麦士哈代	799
谒见哈代的一个下午	805
哈代的著作略述	810
哈代的悲观	813
白郎宁夫人的情诗	816
附：闻一多译《白郎宁夫人的情诗》	



一个行乞的诗人	835
《自剖》广告语	846
书《白居易新丰折臂翁》跋	847
《玛丽玛丽》广告语	848
关于女子——苏州女中讲稿	849
富士（东游记之一）	860
一九二九年	863
《沃尼尔》按语	863
《阿丽思中国游记》广告语	864
《蜜柑》广告语	865
《花之寺》序（片断）	866
波特莱的散文诗	867
《现代短篇小说选》评介	870
《卞昆冈》广告语	871
编辑后言（一）	872
编辑后言（二）	873
《共产主义的历史的研究》按语	874
美展弁言	875
说“曲译”	877
附：英士《帝国主义与文化》评介	
想像的舆论	882
我也“惑”——与徐悲鸿先生书	884
附：徐悲鸿《惑》	
南国的精神	894
阿嚶	895
秋	898
附：赵家璧《篇前》	
《中国韵文名著选本》编纂办法	907
一九三〇年	908
《轮盘》自序	908
笔会缘起	910
一个诗人	912
《五言飞鸟集》序	913



《诗刊》序语	916
一九三一年.....	918
《诗刊》前言	918
《醒世姻缘》序	921
《猛虎集》序	931
《诗刊》叙言	935



一九二六年（续）

结束闲话，结束废话！^①

四光先生：

你这封信来时，前函已经付印，不及删改。你的话沈痛极了，我想与你同感想的人一定不止我一个。实际上前天我们聚餐的时候我们着实讨论了这当今的问题。我们一致认为这场恶斗有从此结束的切要，不但此，以后大家应分引为前鉴，临到意气冲动时不要因为发表方便就此造下笔孽。这不仅是绅士不绅士的问题，这是像受教育人不像的问题。我不后悔我发表西滢这一束通信，因为这叫一般人看到了相骂的一个 Limit^②。这回的反动分明是不仅从一方面来的。学生们看做他们先生的这样丢丑，忍不住开口说话了。绝对没关系人看了这情形也不耐烦了，例如张克昌君的来件（我这里不登的同性质的来件另有三四起）。两边的朋友们，不消说，简直是汗透重裘了，再不能不想法制止。就是当事人，我想，除非真有神经病的，也应分有了觉悟，觉悟至少这类争论是无谓的。“有了经验的狗”，哈代在一处说，尚且“知道节省他的呼吸，逢着不必叫的时候就耐了下去”（好像是“Far from the Madding Crowd”^③），何况多少有经验的人，更何况大学的教授们，更何况负有指导青年重责的前辈！

带住！让我们对着混斗的双方喝猛一声。带住！让我们对着我们自己不十分上流的根性猛喝一声。假如我们觉得胳膊里有余力，身体里有余勇要求发泄时，让我们望升华的道上走，现在需要勇士的战场正多着哪，为国家，

① 这是作者对李四光来信的回信；载一九二六年二月三日《晨报副刊》，署名志摩；初收一九八〇年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徐志摩诗文补遗》。采自《晨报副刊》，李信附后。

② Limit：限度。

③ Far from the Madding Crowd：《远离尘嚣》。



为人道，为真正的正谊——别再死捧着显微镜，无限的放大你私人的意气！
再声明一句，本刊此后再不登载对人攻击的文字。

附：李四光致徐志摩信

志摩先生：

昨天我在未曾读过你那一篇引启的文字以前——对不起——急忙中写了一封信，请你登载，我的意思是一方面想证明西滢先生所说的话没有差错，一方面也表示鲁迅先生骂我的话，虽然大部分都是误会，但在他也未始没有几分捕风捉影的理由。事实明了的时候，我的事完了，用不着多说话，我也是因为涵养不足，所以在前信的第三段中，又提出闲话，与你发表那篇文字的苦衷不合，于事实上也没有何等的用处，请你替我删丢了罢。

昨晚我坐在书案旁边冥想了一会，觉得天下恐怕就没有绝对的好人，也没有绝对的坏人；我们用好意待人，也许坏人就变成了好人，用恶意测人，天下人也许恶人居多。丢开意气，什么事似乎都可以平心的讨论；任意气的冲动，什么事也会弄坏了的。无论如何，我总觉得骂人是一件不好的事，不管你骂胜了还是骂败了；在个人方面没有得失，在社会上却有极大的恶果。你想这几月来，为了几个文人的开玩笑——至少我想在发动时候一大部分是开玩笑——弄到我们这一个小小的北京社会，满城风雨，谁是谁非，我们姑且不论，但是最可惜的，是一般看报纸青年，在不知不觉间已经染上污泥。如果他们将来变本加厉的骂起来，这个社会还可以居住吗？什么学问事业没有人过问么？

假若我够得上资格，假若你的纸张还有富余，我还想用极诚恳的态度，向我们的朋友们说两句老实话。通伯与我相识有年，他的天才和热心我向来很佩服，可是他的那一枝笔，的确有时觉得太尖！我还记得他在英国的“Nation”上做了几篇文章，骂 J. O. P. Bland，骂他像跳蚤那样的乱跳。可是这位英国先生也没有办法。你想像 Bland 那样可恶的人，竟然给他骂倒，谁不称快，然而 Bland 对于中国的作恶，依然如故，恐怕更进了一层，然则骂倒了以后有什么好结果？

周先生兄弟，我是久仰的，一向没有相识，岂明先生我曾在街上遇见几次，我认识他，恐怕他不认识我。我看他很像一个温和的君子，从日本的朋友方面，我也曾听见几多恭维周先生的话。他虽然曾经无故的骂我一次，我对他还有相当的谅解。我想文人都不免有那种毛病，不能因为他骂了我一次，我就菲薄他的文学。我还希望将来有一天我们能见面谈心。

鲁迅先生我绝对的没有遇见。但是我想他一定有他的天才，也许有他特别的兴趣。任我不懂文学的人妄评一句，东方文学家的风味，他似乎格外的充足，所以他拿起笔来，总要写到露骨到底，才尽他的兴会，弄到人家无故受累，他也管不着。但是只要我们能极力的容忍，天下想无不了之事；况且现在我们这个中国，已经给洋人军阀政客弄到不成局面，指导青年的人，还要彼此辱骂，制成一个恶劣的社会，这还不是自杀，什么叫做自杀？

志摩先生，我在这里胡说乱道，又太说长了，因为我这种胡说，也许又要引起周先生的痛骂，所以事先我不能不在此郑重声明，对于一切的笑骂，我以后决不答一辞，仅守幽默就罢了。这封信我觉得与现在的社会有点关系，还是要请你和前函同时发表。

李四光 十五，一，三十一



伤双栝老人^①

看来你的死是无可致疑的了，宗孟先生，虽则你的家人们到今天还没法寻回你的残骸。最初消息来时，我只是不信，那其实是太兀突，太荒唐，太不近情。我曾经几回梦见你生还，叙述你历险的始末，多活现的梦境！但如今在栝树凋尽了青枝的庭院，再不闻“老人”的警欬；真的没了，四壁的白联仿佛在微风中叹息。这三四十天来，哭你有你的内眷，姊妹，亲戚，悼你的私交；惜你有你的政友与国内无数爱君才调的士夫。志摩是你的一个忘年的小友。我不来敷陈你的事功，不来历叙你的言行；我也不来再加一份涕泪吊你最后的惨变。魂兮归来！此时在一个风满天的深夜握笔，就只两件事闪闪的在我心头：一是你的谐趣天成的风怀，一是髫年失怙的诸弟妹，他们，你在时，那一息不是你的关切，便如今，料想你彷徨的阴魂也常在他们的身畔飘逗。平时相见，我倾倒你的语妙，往往含笑静听，不叫我的笨涩臃杂你的莹彻，但此后，可恨这生死间无情的阻隔，我再没有那样的清福了！只当你是在我跟前，只当是消磨长夜的闲谈，我此时对你说些琐碎，想来你不至厌烦罢。

先说说你的弟妹。你知道我与小孩子们说得来，每回我到你家去，他们一群四五个，连着眼珠最黑的小五，浪一般的拥上我的身来，牵住我的手，攀住我的头，问这样，问那样；我要走时他们就着了忙，抢帽子的，锁门的，嘎着声音苦求的——你也曾见过我的狼狈。自从你的噩耗到后，可怜的孩子们，从不满四岁到十一岁，那懂得生死的意义，但看了大人们严肃的神情，他们也都发了呆，一个个木鸡似的在人前愣着。有一天听说他们私下在商量，想组织一队童子军，冲出山海关去替爸爸报仇！

“栝安”那虚报到的一个早上，我正在你家。忽然间一阵天翻似的闹声从外院陡起，一群孩子拥着一位手拿电纸的大声的欢呼着，冲锋似的陷进了

^① 一九二六年二月二日作；载一九二六年二月三日《晨报副刊》，署名志摩；初收一九二八年一月上海新月书店《落叶》。采自《落叶》。



上房。果然是大胜利，该得庆祝的：“爹爹没有事！”“爹爹好好的！”徽那里平安电马上发了去，省她急。福州电也发了去，省他们跋涉。但这欢喜的风景运定活不到三天，又叫接着来的消息给完全煞尽！

当初送你同去的诸君回来，证实了你的死信。那晚，你的骨肉一个个走进你的卧房，各自默恻恻的坐下，阿，那一阵子最难堪的噤寂，千万种痛心的思潮在每个人的心头，在这沈默的暗惨中，激荡，汹涌，起伏。可怜的孩子也都泪滢滢的攒聚在一处，相互的偎着，半懂得情景的严重。霎时间，冲破这沈默，发动了放声的号啕，骨肉间至性的悲哀——你听着吗，宗孟先生，那晚有半轮黄月斜觑着北海白塔的凄凉？

我知道你不能忘情这一群童稚的弟妹。前晚我去你家时见小四小五在灵帋前翻着跟斗，正如你在时他们常在你的跟前献技。“你爹呢？”我拉住他们问。“爹死了”，他们嘻嘻的回答，小五搂住了小四，一和身又滚做一堆！他们将来的养育是你身后唯一的问题——说到这里，我不由的想起了你离京前最后几回的谈话。政治生活，你说你不但尝够而且厌烦了。这五十年算是一个结束，明年起你准备谢绝俗缘，亲自教课膝前的子女；这一清心你就可以用功你的书法，你自觉你腕下的精力，老来只是健进，你打算再化二十年工夫，打磨你艺术的天才；文章你本来不弱，但你想望的却不是什么等身的著述，你只求沥一生的心得，淘成三两篇不易衰朽的纯晶。这在你是一种觉悟；早年在外国初识面时，你每每自负你政治的异禀，即在年前避居津地时你还以为前途不少有为的希望，直至最近政态诡变，你才内省厌倦，认真想回复你书生逸士的生涯。我从最初惊讶你清奇的相貌，惊讶你更清奇的谈吐，我便不阿附你从政的热心，曾经有多少次我劝你趁早回航，领导这新时期的精神，共同发现文艺的新土。即如前年泰谷尔来时，你那兴会正不让我们年轻人；你这半百翁登台演戏，不辞劳倦的精神正不知给了我们多少的鼓舞！

不，你不是“老人”；你至少是我们后生中间的一个。在你的精神里，我们看不见苍苍的鬓发，看不见五十年光阴的痕迹；你的依旧是二三十年前《春痕》故事里的“逸”的风情——“万种风情无地着”，是你最得意的名句，谁料这下文竟命定是“辽原白雪葬华颠”！

谁说你不是君房的后身？可惜当时不曾记下你摇曳多姿的吐属，蓓蕾似的满缀着警句与谐趣，在此时回忆，只如天海远处的点点航影，再也认不分明。你常常自称厌世人。果然，这世界，这人情，那禁得起你锐利的理智的解剖与抉择？你的锋芒，有人说，是你一生最吃亏的所在。但你厌恶的是虚伪，是矫情，是顽老，是乡愿的面目，那还不是该的？谁有你的豪爽，谁有



你的倜傥，谁有你的幽默？你的锋芒，即使露，也决不是完全在他人身上应用，你何尝放过你自己来？对己一如对人，你丝毫不存姑息，不存隐讳。这就够难能，在这无往不是矫揉的日子。再没有第二人，除了你，能给我这样脆爽的清谈的愉快。再没有第二人在我的前辈中，除了你，能使我感受这样的无“执”无“我”精神。

最可怜是远在海外的徽徽，她，你曾经对我说，是你唯一的知己；你，她也曾对我说，是她唯一的知己。你们这父女不是寻常的父女。“做一个有天才的女儿的父亲，”你曾说，“不是容易享的福，你得放低你天伦的辈分先求做到友谊的了解。”徽，不用说，一生崇拜的就只你，她一生理想的计划中，那件事离得了聪明不让她自己的老父？但如今，说也可怜，一切都成了梦幻，隔着这万里途程，她那弱小的心灵如何载得起这奇重的哀惨！这终天的缺陷，叫她问谁补去？佑着她吧，你不昧的阴灵，宗孟先生，给她健康，给她幸福，尤其给她艺术的灵术——同时提携她的弟妹，共同增荣雪池双栝的清名！

十五年，二月，二日，新月社



志 谢^①

志摩今日南回，下星期起副刊编辑暂烦江君绍原代劳，先此志谢。

^① 载一九二六年二月四日《晨报副刊》，署名记者；初收一九八〇年台湾时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徐志摩诗文补遗》。采自《晨报副刊》。



志 歉^①

早一月光景，我收到从开封寄来一封不署名的信，信里叙的是某“孙匪”犯安徽亳县（他的本土）时他家遭受的惨变。通信某君的母亲叫匪给打死，他的十三岁的妹子因被强污自尽，他的妻也受了奇辱，他自己遍体鳞伤。现在他人在开封，想相机“报仇”。那信里叙述，兵匪的凶相，真叫人不忍卒读，我当时就提笔加上几百字的案语，发出付印。也不知怎的，后来报馆说觅不到此稿，我自己这里也是遍寻不到，这真使我抱歉极了。某君的衔冤当然是实情，听说年来战域内这类事情是极平寻的。但年来河南一带好像是归“不扰民”的军队管辖，何以匪徒还有这样放肆情形？我们同情某君的奇冤，同时也不得不期望领袖军队的圣人们此后格外注意些小百姓们的幸福。

记 者

^① 载一九二六年二月四日《晨报副刊》，署名记者；初收一九八〇年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版《徐志摩诗文补遗》。采自《晨报副刊》。



《一封情书》按语^①

看中国二十四史乏味，看西洋传记有趣的一个理由，是中国史家只注重一个人的“立德立言立功”，而略过他的情感最集中的恋爱经验。也许我们的祖宗们并不知道这回事，除了狎妓。即使有，在个人本身，也是讳莫如深的。立志不要吃冷猪肉的，能有几个？现在时代换样，反动到了；在青年人看来，事业是虚荣，功利是虚荣，文章是虚荣，人生里真的只有一件事——恋爱。结果副刊的来稿，除了骂人，就是谈恋爱；随你当主笔的怎样当心选稿，永远拿“不要诱惑青年”一句话当作标准，结果总还是离不了“性，性，再来还是性！”明白人看了是不会生气的，至多笑笑，要不然叹一口气。本来是这么回事。近来常有人责问我为什么好好的篇幅不登些正经文章，老是这恋爱长恋爱短什么意思？因此我愈觉得有“开风气”的必要。

闲话少说，下面一篇我题名叫《一封情书》的，是新近在关外乱军中身亡的林宗孟先生写给我的一封信。这话得解释。分明是写给他情人的，怎么会给我呢？我的答话是我就是他的情人。听我说这段逸话。四年前我在康桥时，宗孟在伦敦，有一次我们说着玩，商量彼此装假通情书。我们设想一个情节，我算是女的，一个有夫之妇，他装男的，也是有妇之夫，在这双方不自由的境遇下彼此虚设的通信讲恋爱。好在彼此同感“万种风情无地着”的情调，这假惺惺未始不是一种心理学家叫做“升华”。下面印的是他给我最长的一封（实际上我们各写各的，情节并不对准，否则凑起倒也成一篇有趣的小说）。宗孟先生在民国元年在南京当代表遭险是实事，他这里说的他那里心里的一团热火实有背景与否，他始终不曾明说过。不论怎样，他这篇文章写得有声有色，真不错。在我看是可传的；至少比他手订的中华民国大宪法有趣味有意义甚至有价值得多。将来双栝斋文集印出时，我敢保这封情书，

^① 这是作者为林宗孟（长民）《一封情书》写的按语，一九二六年二月四日作；载一九二六年二月六日《晨报副刊》，署名志摩；初收一九八〇年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徐志摩诗文补遗》。采自《晨报副刊》，林宗孟文附后。



如其收入的话，是最可诵的一篇。中古世纪政治史上多大的事情我们都忘了，单只一个尼姑与一个和尚的情书（Love letters of Heloise and Abelard^①）到今天还放着异彩。十五十六世纪间多大的事情都变了灰，但一个葡萄牙小尼姑写给一个薄情的法国军官的情书到今天还有使我们掉泪的力量。谁敢断定奉直战争一类事实的寿命一定会比看来漫不相干的情书类的文章长久？

记得曾经有人拿“恋爱大家”的徽号给林宗孟。这也是有来历的。

早三年他从欧洲回京时，曾经标恋爱的题目公开讲演过。据说议论极彻透，我盼望过天有机会发表他的原稿（他对我说过他有原稿，但须改作）。我们要记得宗孟先生不是少年，他是鬓苍苍的五十老翁。但他的头脑可不是腐败名士派的头脑，他写的也不是香奁体一派的滥调。别看他老，他念的何尝不是葛理士，马利施笃普司，以及巴尔沙克《结婚的生理学》一类的书？听他讲才痛快哪！他的心是不老的。

他文章里有几句话竟与他这回惨死的情形有相印处。“微月映雪，眼底缤纷碎玉有薄光，倏忽间人影杂遝，则乱兵也。下车步数武，对面弹发……”上次脱了险，这回脱不了，（掉一句古文调说）其命也软！认识他非常才调的，不能不觉着惨。

二月四日

附：林宗孟《一封情书》

仲昭爱览：前书计达。未及旬日，乃有不欲相告，而又不忍不使吾仲昭一闻之讯，虽此事关吾生死，吾今无恙。昭读此万勿忧惶，忧惶重吾痛，昭为吾忍之。中旬别后，昭返常熟，吾以闽垣来电，再四受地方父老兄弟之托，勉任代表。

当时苟令吾昭知之，必以人心向背尚属一斗江时代，不欲我遽冒艰险。然迫促上道，我亦未及商之吾昭，遂与地方来者同行赴宁，车行竟日，未得一饱，入夜抵下关，微月映雪，眼底缤纷碎玉有薄光。倏忽间人影杂遝，则乱兵也。下车步数武，对面弹发，我方急避，其人追我，连发未中，但觉耳际顶上，飞火若箭，我昏，扑地有顷，兵亦群集，讯我姓名。我呼捕徂击

^① Love letters of Heloise and Abelard: 《埃洛伊兹与阿伯拉尔的情书》。阿伯拉尔（1079—1144?），法兰西经院哲学家，所著《神学》曾被指为异端。埃洛伊兹早年师从阿伯拉尔，后与师相恋私婚，被拆散后入修道院，后为修道院长。